

## 語絲第一五一期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影

李健吾

我最恨燈光，牠把我們相擁抱時的影子都映在窗簾上。

——淫女士，旅行中語。

我在度着愛的生活。

幕扯上了：我在廂座中向臺上望着，無論什麼戲，開始總是一男一女在 *kissing, embracing, etc.*；而且甜蜜地，熱烈地，等等；這俗得可憎。我不喜歡揭破人間的隱秘，更厭忌毀謗；然而這種的表現真是俗得可以，俗得可以。走在無論那個暗靜的地方，畸角，屏風後，甚至于兩扇門後；走在無論什麼明敞的處所，街市，公園，甚至于這大地上；便只見愛在東馳西逐，戰無不捷，和亞歷山大一樣。在這樣一羣人的中間我生活着，有說不出底孤寂。日日夜夜我一時不能安息，聽見看見一切人們的蠢愚的舉動，因為我自己只有愛情。這真俗

得可以！然而就在如今——真能嚇死我！——一位極柔麗的天仙般的女郎在我身邊走着，說她愛我。

我很疑惑自己對於她的愛，因為我像一塊九霜天凝凍成底冰。雖然這是一位天仙般的女郎。雖然她向我嬌媚地笑着。那笑聲，輕飄飛泉似地在我耳邊，不是鳥語，不是花顫，不是音樂：只是笑。妙！她的窈窕呵！我說這不是人。我見過無數的老婦少女。她們同她非常類似，只沒有她這屬於我底靈魂。在光天化日之下，於是我開始細究她的美之所以然：我想像 *Venus* 就是她。先讓我說她的一雙墨睛，這靈魂的泉口！——不，先讓我說她的搖曳如玉底身段，多有神韻！——不，先讓我說她以雪絹半掩底櫻唇——然而她先說了，聽！這是——「我怕你的眼睛！」

什麼，我的眼睛！她怕！這一定我聽錯了，我相信，否則她說漏了。然而從她的眼波的閃灼，我瞭然於這是真的！讓我尋一句和這工力相敵底言語——沒有！我只能講她美。

「你說我什麼？」她問，微笑地。

我的嘴唇顫動着，心裏枯索着一句極長，極艷，極動情的雋語，詩一樣的名句；我失敗了，我的上下唇笨拙地顫動着，表白不出我的心意。因為我所尋得的，是一個極短，極淡，極平凡的字眼，毫無詩意的：這是「美」。

於是在炎膚底炎陽中，她倚着我向前緩緩行走。在我們足下的莪鬱的青草，都失掉生命地仆在彼此的懷抱裏；在我們頭上的雲蓋似的松針，像蒼老的刺蝟皺縮着；我們并肩立在土山上。山上是一泓碧綠，靡涯靡深，芙蓉繁殖着，在大而圓的綠葉中間，探出紅的，白的菌端。四下鬱靜，陽光在水面撒着銀珠，虹色的金魚從裏往外躍簸，彷彿碧澄深處有東西苦悶着牠們，要換一下「生」的園場。於是水面激着一種空陡的聲音，浪瀝四逝，在這中間亭亭立着一株最大的玉芙蓉，戰擲着花瓣，一片一片零落在水上，葉上，只餘下中含底拳大的綠果。四下鬱靜。從一株枝葉披拂底老柳，發出蟬的

祈雨的弱吟；在遠遠的某塚山壁上，彈着牠的共鳴的調子。沒有雲，空中碧朗朗的馨寧，單色的豁爽。一陣篤微的山風，樹動，草動，水上的生物也動；她的新剪底蓬鬆的雲髮，被噓向額前，和金波一樣，朦朧着雙睛，她用手美麗地攏向後去；而且在我們頭上老松的枝葉映在地上底濃影，我覺得也在動。什麼音響也沒有，只可辨出她的嘆息——不，水上芙蓉的嘆息。

我恐懼着，冷，因為……我尋不出我所恐懼底東西。在我們身前身後，是淡淡的密密的樹的影子。

她坐在我的脚下，頭倚在我的戰慄的膝上；我筆直地立着，面向着芙蓉的海，眼波在她的頭上澆注着，耳中靜聆着她所述底故事：——

「在我們不知道底世界上，那裏沒有光，和創造我們的世界一樣，上帝創造下在黑暗中繁息着底生物。他們怕光，猶如我們怕黑暗；光到他們的羣中，猶如黑暗來朝謁我們。在那裏只有我們所謂底愛情，因為上帝很吝嗇地都賜留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也不需要，因為上帝

在造成他們底時候，極不幸地全把愛情賜留在他們的心  
中。他們不認識身外的愛情，不和我們一般在盲求，因  
爲那全在我們這裏。如果他們是幸福，我們便是痛苦；  
我們所謂底痛苦，在他們只是一無所知。

「這兩個世界並行着，自古迄今，誰不知道誰；我  
們夢想着他們，他們却醒着，滿足着。那裏無男無女，  
生命是永在，時間是虛無；他們的靈魂是向上的，非肉  
的，虔誠的；他們的工作是平均的，分工的，互助的；  
沒有黴菌，沒有生老病死。愛情便是自我；這不像我們  
的世界，把牠析而爲二，分爲無限份，相斥相吸；所以  
沒有妬嫉，讎恨，攘奪。所以沒有戰爭。呵，和平！  
呵，那一個不可知的黑暗的國度！」

接着她長地嘆息了一聲——不，這是從水裏發出  
來的。我俯下身吻着她的異體的螺旋的髮心，呢喃着，  
想表出一種超乎肉底企望。

「你說我什麼，親愛的？」她仰首問，微笑地。

「我……我……我願在那一個世界中！」我囁

嚶着，恭肅地答道：「因爲在這裏，我感不到愛；因爲  
在裏，愛同自我是兩種物體；因爲在這裏，你不能永  
久爲我所有，我不能永久爲你所有；因爲我能看得見  
你，你能看得見我；因爲我們會彼此失去，讓一種東西  
在暗中阻隔。因爲就在這裏，如今——」

她微微立起，將頭枕在我的膝上，用那樣深茫如湖  
水的明瞳窺我的靈魂；我不知道怎樣繼續往下去說；  
我祈禱自己能如芙蓉一樣，深植在她的汪洋的墨睛中。  
但是不知何時，天上已經濃雲密布；草影，樹影，以及  
湖面上攝留底芙蓉的情影，都不見了；在我們的四圍，  
是從踏空反映下來底，一無涯際的雲的影子。

「因爲就在這裏，如今——」我恐懼着，不清楚自  
己所恐懼的是什麼。

「你我合而爲一！」她從地上驀然站起，繼續說着  
我所不能出口的；然後狂吻了我一下，沿着湖畔，跳躍  
前去，如一隻銀羽翩翩的仙鶴。

我失魄地尾隨上去，雨點如脫了綫底細珠，迸降在

草地上，濕疊着我們的衣裳。從過道進了屋裏，一切都是黑暗，我跟在她後面，但是這太顯然了，就是我覺得在她和我的中間，有一種輕渺到不可辨晰的足聲。我喊她停住，自己也停住；的確，的確什麼音響也沒有。她問我有什麼話說，從這疾忽的語音上，我可以想像出她頤間的笑渦。我覺出自己的錯誤。但是我恐懼，因為彷彿就在這裏，如今……有我和她以外的無聊的生物！

極粗重的蹬蹬的脚步，向這間屋子走來；我握住我身前女郎的手。「什麼？你的手很熱——我怕你發燒！」她驚呼着，更捩緊我的手。在黑暗中，從這促驟的腔調上，我聽出她對於我的健康是如何的憂急。外面的沈著腳聲。我煩燥着。

忽然屋內電燈亮了；在我眼前，同這一齊亮的，從軟簾後出現着旅館的男僕，他向我們掬着腰，極不入耳地道：「先生和女士原來回來了，我以為這裏沒有人；外面雨很大，天漆黑的——不用兩杯冰激凌嗎？」

我坐在屋中桌前的高背椅上，沈鬱地揮着手；他極

恭謹地退出去。

和太陽一樣，電燈從天花板上向下熠耀着，屋中器皿在這強度的白光下，透出一種屍布的慘淡的顏色。窗帷的外面侵襲着夜的黑暗。隔着圓桌，她嬌喘吁吁，和 Venus 一樣，斜倚在我對面的沙發上，窗下。無有心事地，長長地嘆息着。她的神綫集中在我身上的無論那一部分，這個我奇異地感到，呼吸十分窒塞。我不敢向她平視，低聲問她如今的泛思。

「我想，」她笑着，微笑地；「外面的黑暗是否同一個世界中的相似。」

我鬱怒着，感到一種無名的壓迫；同時過道中起了與適纔一樣沈重的脚步，雜着玻璃盞在銅盤中微觸的細聲。彷彿在這世界上有無盡的喧囂衝進我的生命。然而這並非那僕役可厭的足聲的完全地可憎，於此以外，還有一種我所莫明其妙的具形底勢力。這彷彿跟我永存着——跟我的愛情永存着。我聽見一種非常的幽微的笑聲，不是鳥語，不是花顫，不是音樂；只是笑！我翹

首向她直望着。於是我發見這笑聲不是從她的櫻唇中奏出，因為牠們的四周沒有可愛的紅暈的笑渦。而且我更發見——天呀，能嚇死我！——在她的身後，窗帷上，有一個淡淡的煙似的灰色的影子！

是牠！是牠！

推翻當前的圓桌，踢倒高背椅，我一踢過去，撲向沙發上——於是在我的獸爪似的雙手中，牠不見了，消滅在漆亮的地板上，在我愛人大仙般的玉體的下面。

我聽見玻璃盞碰碎，銅盤叮噠跌在地板上，同僕役意外的尖呼：這些閑雜的亂聲。就在這種喧鬧中，從光明的屋裏，我逃到烏漆的夜中。街燈爲暴風雨打熄了，什麼陰影我再也瞧不見，甚至於我自己的。

六，二十九，清華。

### 蘇萊曼東遊記(十)

劉復

在中國，商貨的價值，是用 *talas* (銅幣) 計算的。中國的國庫，也和別國的國庫一樣，只是別國的國庫，

都不像中國一樣皮藏 *talas* 便了。這種銅幣是中國的國幣。中國有金，有銀，有精圓的珍珠，有生絲，有絲織物，而且產量都很豐富；可是，「這些東西」都當作商貨算，只有 *talas* 是錢幣。

從外國輸入中國的東西，有象牙，有香料，有銅錠，有玳瑁，有 *diamond*，就是前文所說過的犀牛，中國人採取其角，作爲帶「飾」。

中國有許多可以供乘騎用的畜類；沒有阿刺伯馬，却有另一種的馬。有驢與駱駝甚多；駱駝都是雙峯的。

中國有一種品質很高的陶土，(頁三十六) 把它做碗，可以做到像瓶上的玻璃一樣薄；而且是透明的，裏面放了水，外面可以看得見。

商船從海外到了中國，就有「管理海口的」人來把所有的商貨悉數抄去，由他擔負完全責任，代爲閉鎖在棧房裏。這要閉鎖到六個月之久，直到乘着同一季候風而來的海船都進了口爲止；於是抽取原物百分之三十，作了入口稅，餘下的交還物主。貨物之爲中國國王所買

者，都依照最好的行市給價，而且立時開發現錢；中國國王對於商人們，是從來不肯待錯的。中國國王所買的東西，最重要的是樟腦，每 *Barrel* 給價五十 *Talant*，每 *Talant* 是一千個 *Tuning*。國王所買贖下來的樟腦，就只能賣一半的價。

中國人死了，要到次年或三數年以後的週年忌日才落葬。死人的遺體，（頁三十七）是用木頭做的柩材裝着，停放在家裏的。裝殮時，死人身上用石灰掩護，取其能於吸收水分，而使屍體不爛；國王的屍體，却不用石灰而用樟腦和 *Sopors* 的沉香。中國人死了，親屬們要哭三年；要是有人不哭，就該受到棒打的刑，——不論男女。都受這同樣的刑——而且人家要問他說：『難道你的親屬死了你不悲苦麼？』落葬時，把死人埋在地洞裏，也和阿刺伯人一樣。不過中國人以爲人雖然死了，還是照常的能吃能喝；所以每天晚上，他們把食料放在死人面前？到明天早晨沒有了，就說是給死人吃去了。在死人停放在家裏的時候，他們不住的哭，不住的

供獻食物。到落葬時，所有的親友相知，都得彙集到喪家來對死者行禮；因此喪家往往用完了所有的錢，『甚至於』【變賣了】所有的產業，把人家鬧窮了。從前（頁三十八）中國國王落葬的時候，應把國王生前所用的什物，衣服，帶，一齊埋在墳裏——中國的帶是非常貴重的——到了現在，這風氣已經改變了，因爲有一次，有人挖開了墳，把所有的陪葬的東西都偷了去。

所有的中國人，不論窮富大小，都學習讀書寫字。中國的官員的名目，隨其所管城市之大小而不同。小城裏的主管人，名目叫做 *Magistr*，就是『管治一城』的意思。像 *Barba* 一樣的大城的主管人，名目叫做 *Magistr*。太監叫做 *Caiss*（太監）；中國的太監，有一部分是本國人，大法官的名目，叫做 *Justiciari*。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官名，【因爲我們記不大清】，恐怕寫錯，所以就不寫了。中國人不滿四十歲，（頁三十九）不能做主管地方的官；據說必須到了這個年紀，他的閱歷才配做這樣的官。

地方主管官裁判訟事的時候，坐在大堂上的一張大椅子裏。他前面，還另有一張椅子。告狀人的狀詞，應得寫在紙上，遞給主管官看。主管官的後面，還站着一個人，名叫Ito。要是主管官裁判錯了，這Ito就「把錯處指出」，叫他改正。

## 撒帳歌

天行

我曾經做過一篇關於「撒帳」的文章在歌謠七十二期裏，內中有婚事用的撒帳歌。我並不知道撒帳的風俗，願頴剛先生寫歌札記一便談到這事，他起初也不知道。嘗從陳援庵先生假得日本印本元觀編事林廣記，卷九（壬集）上「婚姻燕喜」欄引東京夢華錄載婚禮卽有此風俗。「撒帳」原來已有了將近一千年的歷史了！

夢華錄云：「……入房……對拜畢，就牀，女向左，男向右坐，婦女以金錢彩菓散擲，謂之「撒帳」。……」頴剛引趙翼陔餘叢考撒帳條所云是撒帳的起源，此則「撒帳」二字見諸記載的了。撒帳意義究竟如何？

事林廣記引夢華錄有「撒帳致語」一段：

## 撒帳

「竊以滿堂歡洽，正鵲橋仙下降之辰。夜半樂濃，乃風流子佳期之夕。幾歲相思會，今日喜相逢，玉仙子初下瑤臺，虞美人乍歸香閣，訴衷情而雙心款密，合歡帶而兩意綢繆。蘇幕遮中，象鴛鴦之交頸，綺羅香裏，如魚水之同歡。紫裙腰解而百媚生，點絳脣偃而千嬌集。款款抱柳腰輕細，時時看帶人嬌羞。既遂永同歡，宜歌長壽樂。是夜一派安公子，盡欲賀新郎。幸對帳前，敢呈五撒：風流子，撒帳前；紅娘子是洞中仙，玉山枕上相偃處，深惜潘郎正少年。

風流子，撒帳後；枕屏兒畔偃檀口，兩同心處鳳棲梧，福壽必應天長久。

風流子，撒帳左；郎似粉蝶戀花朵，徘徊更懶剔銀燈，更漏子催愁夜過。

風流子，撒帳右；佳人腰裏江南柳，吳國西施貌未妍，漢宮戚氏顏猶醜。

風流子，撒帳中；一叢花占世間紅，自此常宜晝夜  
樂，佇看佳婿步蟾宮。

伏願撒帳已後，永保千秋歲，同抵萬年歡，夢入熊羆個  
個；定應宜男子，福齊海岳，時時管取稱人心。幸對帳  
前，敢求利市！」

『求利市』大約就是現在的『討喜錢』，而撒帳之  
義我看還是說的男女胖合之事。討喜錢有嘏辭，求利市  
也有詩：

『撒帳畢，求利市。

燭搖紅影月揚波，撒帳周回意若何！從此公侯生袞  
袞，花紅利市也須多！」

這嵌詞牌的嘏辭，與今日嵌詩經，四書，西廂一樣  
的意味。宋時五撒，今則十撒了。

### 隨感錄

四八 南北之禮教運動 豈明

收到在南京教育界的一位朋友的來信，內中有一節

云：「南方各校開課者不多，浙江中大未能成立，江蘇  
中大則雖成立而無經費，未能開課，但即使開學也悲觀  
得很。因該大學暗中亦有取締白話，聽說凡新生國文卷  
用白話寫者一概不取，主持者為錢基博，該大學之國文  
學系主任也。」

我讀此東已，不禁因錢公基博而想起孫公雄，又因  
錢孫二公而想起孤桐社主章公士釗，蓋我所有二公之印  
象均自四十四冊之甲寅週刊得來也。孫公雄在報上署名  
師鄭，以著讀經救國論有名，上社主書載在甲寅九號，  
自言「落葉詩憐懷故國，恐與足下宗旨不同」，蓋大清  
遺老也，現充京師大學校文科國文系主任，則借才異地  
古已有之，如清朝之用丁家立及服部，不足為異。錢公  
基博數上書，分載于二十號以下各冊，社主答書中云：  
「古文辭類纂解題及其讀法粗讀一過，詳審為自來談桐  
城流派者所不及，以此津逮後學，功用必大。……近館  
中擬將同光以來及今存者各家，略師姚氏之例，精選一  
集，使學生于年盡二百萬部水滸紅樓之餘，少以餘力及



之，以延文脈于一綫，君亦願主其事否。」而錢公自謙云，「博本不能文，亦實不欲以文名，而明儕之阿好者輒以能文見譽，且曰此桐城家法也。」則錢公之爲桐城正統蓋無疑矣。今教育總長兼京師大學校長劉哲既以讀經救國爲國文系主任，固屬人地得宜，而第四中山大學校長兼教育廳長張乃燕以桐城家法爲國文系主任，亦當能勝任愉快，想見斯文未喪，異地同心，孤桐社主雖在草野，所當南北向各引一大白以賀者也。南北一心，赤賊不足平，况區區白話哉；

書至此，又得上海友人來函，此君蓋初自漢口往滬者，末二節云：

「在漢滬得讀語絲，非常欣慰。在漢之日，每慮禮教廢弛，人心不古，及自河南歸來，知湘省已通令秋丁祭孔，武漢方面大興佛化，南北若出一轍，殊途終必同歸。天下烏乎定？定于此矣。」

今晨閱申報，見湘省試囚，有科舉復活之佳兆，不禁拍案叫絕，謹將記事裁下寄與先生，可向當局上一條

語絲

第一百五十一期

陳，亦未始非禮教運動之一助也。」

嗚呼，今日何日，得此種補佳消息耶？吾嘗嘆北方諸事落後，即復古反動亦不澈底，將來討赤禁白之大業恐須成于南方青年同志之手：不幸而吾言中，……嗚呼，亦幸而吾言中耳，不然，洪水豈不將有滔天之慮，而猛獸又將安所得肉喫乎？

凜遵功令

謹用文言

東髮小生

不善帖括

應毋庸讀

讀亦勿卒

四九 怎麼說纔好

豈明

十九日世界日報載六日長沙電訊，記湘省考試共產黨員詳情，有一節云：

「有鄔陳氏者，因其子係西歪（青年共產黨）的關係，被逮入獄，作「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論」，洋洋數千言，並首先交卷，批評馬克司是一個病理家，不是生理家外，並于文後附誌略歷。……各當道因賞其文，憐其情，將予以寬釋。」

原來中國現在還適用族誅之法，因一個初中一年級

二〇九

生是CY的關係，就要逮捕其母。湖南是中國最急進的省分，何以連古人所說的「罪人不孥」這句老生常談還不能實行呢？我看了這節新聞實在連遊戲話都不會說了，只能寫得這兩行極迂闊極無聊的廢話，——我承認，這是我所說過的最沒有意思的廢話，雖然還有些聽南來的友人所講的東西清黨時的虐殺行爲我連說廢話的勇氣都沒有了。這些故事壓在我的心上，我真不知怎麼說纔好，只覺得小時候讀李小池的思痛記時有點相像。

偶閱陳錦補勤詩存卷五東南壬申新樂府之十五青狸奴一篇，有云：「誰知造物工施報，于今怕說官兵到，無分玉石付崑炎，逢人一樣供顛倒。天生佳麗獨何辜，暮暮朝朝忍毒痛，婦女明知非黨惡，可堪天罰戮非孥！」陳君爲先祖業師，本一拘謹老孝廉，出爲守令，而乃同情于附逆婦女，作此「冤死節也」之樂府，末云，「天心厭亂憐嬌小，落花滿地豈風掃，二千餘人同死亡，（原註，金陵賊敗，同時自盡婦女二千餘人，）國殤無算哀鴻少。」

詩雖不佳，但其論是非不論順逆之仁恕的精神却是甚可佩服。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之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仿佛中國人不以殺人這件事當作除害的一種消極的手段，（倘若這有效；）却就把殺人當做目的，借了這個時候儘量地滿足他的殘酷貪淫的本性。在別國人我也不能保證他們必不如此，但我相信這在中國總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遺傳病，上自皇帝將軍，下至學者流氓，無不傳染得很深很重，將來中國滅亡之根即在於此，決不是別的帝國主義等的關係。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的蔡子民胡適之輩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其實，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自然是很危險的，對於有些人的沈默也很可以諒解，而且，就是我們本來也何必呢？從前非宗

教大同盟風靡一世的時候，我本不是什麼教徒，只覺得這種辦法不很對，說了幾句閑話，結果是犯了衆怒，被亂罵一通，還被共產派首領稱爲資本主義的走狗！這回的說閑話，差不多也要蹈前回的覆轍，新鋒上有居庸關外的忠實同志已經在那里通信說這是赤化了，嚇得山叔老人趕緊爬下火山去，是的，我們也可以看個樣，學個乖，真的像瓶子那樣地閉起嘴來罷！火山之上是危險的，那麼站到火山之下來罷，雖然噴起火來是一樣的危險，總比站在山上要似乎明智一點？聽說中國有不知七十二呢還是八十一個舊火山，站來站去總避不開他們的左近，不過只要不去站在山頂上就算好了罷。怎麼說纔好？不說最好：這是一百分的答案。但不知道做得到否？這個我自己還不能定，須得去東安市場找那學者們所信用的問心處去問他一問纔好。喔，尾巴寫得這樣長了，「帶住」罷。九月二十日，于京師。

語錄

第一百五十一期

五〇 京大之法統

右拉

世界日報載九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國立京師大學校各科部在教育部大禮堂舉行總開學禮，劉哲胡仁源林修竹各致訓詞，胡仁源略謂「現在之國立京師大學校係承維前清京師大學而來，所有中間不好的印像，希望各校學生一筆勾去，以成一新局面」云。案該胡工文學長實做京師大學的文章，甚爲切題，而且證明京大之法統，尤爲有功世道，蓋京大實爲大清太學之螟蛉子，與什麼國立北京大學等八校之爲「私生子」截然不同也，然而查同日順天時報恭紀劉毅校長訓詞中乃有下列兩語：

「其實余係民國二年春天在馬神廟北大畢業，北大爲我之母校，……」

喔，喔，京大之法統論誠高矣美矣，但劉毅校長之畢業于北大未免是不名譽了。胡工文學長對於京大可謂善頌善祝！對於他的頂頭上司却太失敬了：甚矣拍馬屁之難也！幸而劉毅校長是胡工文學長的門人，所以或者不至于怎麼，否則豈不將有因法統論而敲破鐵飯碗之慮

哉。

五一 死者馬良材

廢名

讀了隨感錄四十，豈明先生的「偶感之四」，我又記起馬良材君。馬良材君我是時常記起的。馬君，湖南人，我同他本不相識，只在他的同鄉S君處曾過幾面，看出他是一個苦於現代的煩悶的青年，生氣勃勃的青年。那時他剛剛卒於中學，到北京來求他的路，求他的生之路。他問過我，青年應該怎樣？他要怎樣？他說話有點口吃，這只表示他的迫切，迫切得要吊眼淚。後來馬君到上海去了，我也沒有留心他的消息。去年夏，S君拿出幾封信我看，是馬君寫給他的，我纔知道馬君已經實際的參加社會運動了。此時我對S君笑了一笑：

「很好，他得了他的路。」

字裏行間我依然看得出他的煩悶，他的熱力：現在只向S君索來馬君在上海被殺以前寫來的信，照錄於此——

「我於四月三十號被逮，現在已決定大半會要去陰

間了。幾年來的軼軻(?)，今日宣告滿足我自殺之願，快慰曷堪言喻！請替我浮一大白罷，當你接到了此信之後。祝你身心愉快！」

馬君正是中國現在的青年！

五二 藝術界消息二

晨星

上海新月書店開幕了，這是北京新月社諸君南下後所創設，書目已經出版，最重要的有徐志摩先生的第二本詩集將要刊行，因為廣告原文上說：

「讀了『志摩的詩』，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要求這位作家的？一個人貢獻了許多。一隻手奠定了一個文壇的基礎。我們真沒有權利再要求徐志摩先生的貢獻！」

喔，喔！——我想當初杜子美先生假如要刻續集的時候，這幾句話倒很是切貼的，然而即此也可想見徐先生的第二本詩集的重要了。

五三 辭「大義」

魯迅

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

零。以爲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因爲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中間我不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閒話，這本閒話的廣告裏有下面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濤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瞭。……」

「派」呀，「首領」呀，這種謚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爲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麼？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爲奇。這回可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裏，

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大義麼，我連牠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樣「仗」？

「主將」呢，自然已經「義旗」爲體面罷。不過我沒有這麼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麼「戰略」，因爲我未見廣告以前，竟沒有知道西濤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囉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爲「學棍」，「學棍」，「刀筆吏」，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爲廣告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 巴黎的神童與小脚

豈明先生：

到歐洲已將快到週年了，所有的感觸多極了；不過第一因實在無時間寫，第二又因你住在沒有春天的北京，有許多事又不便寫？現在我想寫給你一點無關係的眞正雜感，也許犯不着『絞罪』罷。

中國人在外國已經夠丟醜了；賣鴉片烟，替人剪手指甲與脚指甲的多半是我四千餘年的國粹出產品。并且他們眞正保存國粹，出來多半是穿一件長袍子，略爲帶一點灰色；後面拖了一根黑色的長尾巴——法國人所謂 *Zatte*。昨天又親眼看見四個中國眞正保存國粹的婦人；上身穿着藍布的褂，下身穿着灰黑色的裙子；因爲骯髒是中國國粹，所以這四位當然是國粹派中之皎皎者也。又纏足是中國特有的文化；所以這四位是眞正中國的文化代表者。並且聽說她們以所纏之足示好奇的外國人而藉以索錢，呀，中國文化之發揚可謂達於極點矣！中國住巴黎雖有公使與領事，因無飯吃，這種方法如能賺到錢，他們也未嘗不可一試，更那有閒暇來管這些

事。安格聯——中國的稅務司——因免職後，遂乘船返國；道經馬賽時，他對新聞記者說：中國人只知道要錢，別的什麼都不管，所謂愛國不過是幾個人利用這種口號來做幌子。我先看見，頭髮不免豎起來；後來聽到藉小脚而賣錢事；我又深佩外國人知中國人之深！（我這點小東西寫了有兩個半月之久，夾在書包裏，因忘掉寄；昨天閱天津來的大公報，知已有人討論。遂觸動我再找出來寄給你。）

在民國九十年之間，山東神童江希張傳遍報紙，這件事你大約還記的。我眞是十三生有幸，剛與這位神童碰着了。他到巴黎現在不過四個月。不過在他初來時，他曾進 *Alliance Française* 補習法文。教員問他曾在國內學過法文否？他回答說，學過「幾天」；教員極爲驚異。（因他所進的班級很高。）然他不等教員說畢，又接連說：我在國內只學過英俄日德諸國文字，並沒有「專」學法文，這位教員當然不知道中國人說話，會有一種風

趣！如羅素初到中國時，會到一位政客，他說我也略爲研究過政治一樣。後來羅素方知道中國人說話另有一種風趣！這位江先生也正如是。假使這位教員在中國住過，他一定會說這是『神童』了。可惜這位教員究竟還是西洋人的本色，所以他最後說『我不相信，因爲這是不可能』。西洋人太講理性了，你不知道中國人說話另有一種風趣。而其實所謂英俄德日諸國文字我都領教過；除了這位神童曾在燕京大學旁聽過一年半，英文稍能『說』幾句外，其餘所謂德俄日文，亦不過因其欲做神童之心理（尙並不是好奇心），而認識其字母，及一二『早安』『晚安』等句而已。這位神童親向我說：他近接吉林督軍吳大人來信，云南方匪軍已被擊退至長江以南。又對外國人說，中國國家現在崇奉者爲龍。尤其是終日忙的美國人，那能明白神童的意思，於是因好奇心的驅迫，大加追問。這位神童就拿『雲從龍，風從虎』的故事來敷衍。這些美國人更糊塗了。所以最後的結果大家都說：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語絲

第一百五十一期

啟明先生，上面兩段寫的有兩個多月之久，因忘記寄；現在再找出來，雖然覺得極無價值；但也許使你看見，覺得這是很少聽到的事。所以我仍然決定寄給你。不過倘若你覺得這不是很少聽到的事，那就請你趕快將這幾張紙燒掉。

我又看到你在『關於擦背』中說；（語絲139期）『我們依據順天時報歷來的論調，知道他登載這些新聞的用意有二，即舊禮教的擁護，與新勢力的中傷。』這兩點——舊的擁護與新的中傷——是一切帝國主義對我國最凶的武器，不然現在我們那有戰打。巴黎的蠟人館有現在北京的某大帥的像，與莫索利尼，僕昂卡內同巍巍的並立着。目錄上並刻着這是中國的首領。這雖然不像順天時報有意的做出來；然而我們看見外國的報紙與通信，又多半是與順天時報一樣口氣。所以你主張不准外國人在中國辦漢字報；我更主張不准外國人在中國辦新聞機關——如通信社這一類的東西。

二二五

叔輔敬上，八月二十六日，巴黎。

### 小品補遺

關於撒園葵

紹原先生：

前天偶閱情史，見有一則（卷二十三）情通類例數第三「夫婦花」附後）說及撒園葵，特錄奉：

「唐人賞牡丹後，夜聞花有歎息聲；又胡麻必夫婦同種方茂盛，下芫荽種須說穢話：孰謂草木無情無識也。」

九月十一日，曹德庸于開封。

### 通信

小峰兄：

收到了幾期語絲，看見有「魯迅在廣東」的一個廣告，說是我的言論之類，都收集在內。後來的另一廣告上，却變成「魯迅著」了。我以為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

年大鬧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着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于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着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做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麼？

沒有法子，姑且由牠去罷。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牠有指定的時候，不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



秀才了麼？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轉合，上臺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鐘爲限。可是心裏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嘆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

還有一層，我凡有東西發表，無論講義、演說，是必須自己看過的。但那時太忙，有時不但稿子沒有看，連印出了之後也沒有看。這回變成書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終于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裏面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我也不想拿什麼費話來搗亂，但以我們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能允許我實行下列的三樣：「

一，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二，將廣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這樣一來，就只剩了別人所編的別人的文章，我當然心安理得，無話可說了。但是，還有一層，看了一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後面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爲「魯迅在廣東」。

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佔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沒有作品。

至于那時關於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罷。我還記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體似的對我說：「又在恭維你了！看見了麼？」我總點點頭，說，「看見了。」談下去，他照例說，「在西洋，文學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點點頭，說，「大概是的罷。」心裏却想；戰士和革命者的虛銜，大約不久就要革掉了罷。

照那時的形勢看來，實在也足令認明了我的「紙糊的假冠」的才子生氣。但那形勢是另有緣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談。現在所要說的，只是報上所表見的，乃是一時的情形；此刻早沒有假冠了，可惜報上並不記載。但我在廣東的魯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寫一點出來，給憎惡我的先生們平平心：——

一，「戰鬥」和「革命」，先前幾乎有修改為「搗亂」的趨勢，現在大約可以免了。但舊銜似乎已經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書，已經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題簽，已經撤換。

三，報上說我已經逃走；或者說我到漢口去了。寫信去更正，就沒收。

四，有一種報上，竭力不使牠有「魯迅」兩字出現，這是由比較兩種報上的同一記事而知道的。

五，一種報上，已給我另定了一種頭銜，曰：雜感家。評論是「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此外別無可稱。」然而他希望我們和現代評論合作。爲什麼呢？他說：「因爲我們細考兩派文章思想。初無什麼大別。」（此刻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轉錄上海的學燈的。原來如此，無怪其然。寫完之後，追注。）

六，一個學者，已經說是我的文字損害了他，要將我送官了，先給我一個命令道：「暫勿離粵，以俟開

審」！

阿呀，仁兄。你看這怎麼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旗下又有「縲紲之憂」了。「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這樣微幸的事罷，唉唉，嗚呼！

但那是其實沒有什麼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我之所以要聲明，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以爲我是坐在高臺上指揮「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幾位青年，訥罕我爲什麼近來不開口。你看，再開口，豈不要永「勿離粵，以俟開審」了麼？語有之曰：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此之謂也。

我所遇見的那些事，全是社會上的常情，我倒並不覺得怎樣。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幾個同我來的學生，至今還找不到學校進，還在顛沛流離。我還要補足一句，是：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其原因，就在和我認得。所以有一個，曾得到他的同鄉的忠告道：「你以後不要再說你是魯迅的學生了罷。」在某大

學裏，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爲語絲派；和我認識，就要被叫爲魯迅派的。

這樣子，我想，已經夠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還要聲明一句，這是一部分的人們對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還和我來往，或要我寫字或講演的人，偶然也仍舊有的。

語絲我仍舊愛看，還是他能夠破破我的岑寂。但據我看來，其中有些關於南邊的議論，未免有一點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頗以「正人君子」之南下爲奇，殊不知現代在這里，一向是銷行很廣的。相距太遠，也難怪。我在廈門，還只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此以後，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之分。一直到近來，才知道非共產黨而稱爲什麼y什麼y的，還不止一種。我又彷彿感到有一個團體，是自以爲正統，而喜歡監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監督之列，有時遇見盤問式的訪問

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們。但是否的確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說不出名目，因爲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沒有聽到過的。

以上算是牢騷。但我覺得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你知道苦了罷？你改悔不改悔？」大約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對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問的。我的仁兄，你也許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覆：「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雞的鷄冠似的彩色的變換，在「以俟開審」之暇，隨便看看，實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沒有「一羣正人君子，連拜服「孤桐先生」的陳源教授即西瑩，都捨棄了公理正義的棧房的東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服務」了。民報的廣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權威」兩個字，當時陳源教授多麼挖苦呀，這回我看見「閒話」出版的廣告，道：「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這真使我覺得飄飄然，原來你不必「請君入甕」，自己也會爬進來！

但那廣告上又舉出一個曾經被稱為「學棍」的魯迅來，而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這「文藝批評界的權威」並列，却確乎給了我一個不小的打擊。我立刻自覺：阿呀，痛哉，又被釘在木板上替「文藝批評界的權威」做廣告了。兩個「權威」，一個假的和一個真的，一個被「權威」挖苦的「權威」和一個挖苦「權威」的「權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魯迅。九，三。

### 隨看錄二一

斯文生

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文令：查比歲以來，各學校類多用語體，弁髦文言，教師相詡為標新，學子藉此而藏拙，坐令俚鄙流傳。斯文將喪，長此不改，怒焉堪憂，

合亟令仰該部科，所有國文一課，無論編纂何項講義及課本，均不准再用白話文體，以昭劃一而重國學，其各遵照毋違，此令。

長沙衛戍司令攷試共產黨通知：查行動出於意旨，言論出於感覺。昨據該犯生等面稱，前誤入共產黨，現已有覺悟悔過之心等語，究竟是否出于真誠，尙難臆斷。茲擬就四題，仰該犯生等就題發揮，各抒所見，各盡所懷，限一日交卷審查，姑徵其覺悟之心，俾使轉請上峯，予以自新之路。特此通知。四題如下：(1)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論，(2)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3)暴徒罪惡說，(4)共產黨禍害說。

共產黨女黨員脫黨誓詞：余等因年幼學淺，受環境影響，誤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現值政府除暴安良，准其改過自新，自願從此脫離該團關係，永不再入，特此聲明。朱谷君等謹誓。